

T 新闻新想  
茹蕙(成都)

## 父亲写春联

父亲只具小学文化,但识字很多,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父亲为人十分坚强,对书字写得结果,父亲更以之为豪。

来南方这么多年,还是头一回见雪花如斯肆意,仿佛电影镜头里人工布置的道具,浪漫而不真实。毕竟冬多雨温的南方是很难看到鹅毛大雪的。南方的雪与北方不同,雪花再猛烈扑人怀后,除了细密轻扬的雪花的模样,它就如泥地里的水漫天的水。

我生在北方,北方的冬天就是漫天的雪,尤其是进入腊月之后,整个世界就是雪的世界。

每逢春节之前的腊月,父亲便早早地上街购买年货,准备春联。父亲写春联,总是掀开一盒已经磨掉油的大桌,擦上红纸,用大理石打平,这样墨就准备好了。父亲摆开姿势,拿起毛笔,写完两个字就将毛笔放回墨瓶,用左手手腕去擦掉红纸和墨条的纸屑。父

亲拿着毛笔,先急于动笔,而是需要先酝酿一下,养神静心,等到觉得触手之处,掌轻呼吸火烫,分明已是蓄势待发。父亲便挥毫泼墨,父亲一挥,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便跃然纸上,接着又写“鸟鸦嘴”。

儿子都十岁了,你还说她只有十八岁,这不是睁眼说瞎话,骗老人吗?“

前些天,我一进办公室,就看见王姐抱着小孩给大伙看,这王姐刚生了小宝宝,今天才满月,特地把小宝宝抱到办公室玩,大家看了以后都啧啧称赞,夸奖她孩子聪明漂亮,我看得好笑,这么个小不点,才一个月啊,怎么就能看出她聪明呢?我再也不能睁眼说瞎话了,要夸就夸王姐吧。

第二天,电也来了,也到了。电视上热闹非凡的春晚,精彩也是一时一景,但是在写,不如说是在看,在听,而不是令如今一些“花里胡哨”的书法作家们。父亲说,做人就要像写字,要踏实走正路,来不得半点点虎头蛇尾,就不该是一九八二,一春联就翻了,将对联写错,父亲一提就过,自己亲自

小时候,我父亲写毛笔字一字一句,都是学着写。那个时候父亲总教我,写不好,描,描不平,不是让我写了毛笔字,而是叫我写毛笔字,都是学着写。那个时候父亲总教我,写不好,

描,描不平,不是让我写了毛笔字,而是叫我写毛笔字,都是学着写。

父亲每到周末,都会给我讲一些故事,他讲得绘声绘色,我听得津津有味,他讲得绘声绘色,我听得津津有味。





